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颗璀璨的明珠

——从一件故宫院藏文物谈平和窑素三彩瓷器

⊙罗龙海 文/供图

1954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时,发现一件高2.2厘米,口径18.2厘米,底径10.7厘米,花口折沿三彩盘。专家在给该藏品命名时遇到了难题,该盘形状同烧造于辽(金)时代的三彩瓷很相似,可其纹饰和烧造工艺又存在明显差别,当时未能从相关史料或发掘报告中得到佐证。最后以"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辽)"见诸众多权威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中国陶瓷全集》《中国宋元陶瓷图录》。

但是,这件藏品的真实身份却是"平和窑",而非"辽"。

经过众多专家的多方考证,近年来发现的明代平和田坑窑素三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中的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民窑精品有迹可循

据明嘉靖《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赤草埔山隔",万历《漳州府志》记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

史料虽有记载,但一直以来没人去探索、研究,陶瓷界从未有平和窑素三彩一说,直到上个世纪末平和田坑窑被发现,平和窑素三彩窑瓷器才改变了漂泊四海、寄人篱下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初,平和县南胜镇村民在开荒种果的田间发现了一些素烧瓷片和三彩瓷片,上报平和县文物部门,平和县博物馆人员从现场采集到部分素三彩瓷器标本。1996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联合平和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开展专题调查,在《福建文博》杂志上发表了《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窑址调查》一文,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首次亮相。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陶瓷界莫大反响。

至此,"平和窑"开始进入大众乃至国内外专家的视野。

1997年春天,日本京都里千家茶道资料馆学艺部部长、古陶瓷专家赤昭多佳女士一行在闽南一次学术考察时,见到平和田坑窑出土的素三彩瓷器标本。经认真考察研究发现,田坑窑出土的素三彩香盒标本同17世纪开始风靡日本被称之为"交趾香盒"的一类茶具,无论在胎质、造型、纹饰、釉色诸方面均十分相似。经初步认定,日本称之为"交趾香盒"的产地就在平和。1997年秋,在日本京都茶道资料馆千宗室先生的倡议和资助下,经国家文物局许可,福建省博物馆和平和县博物馆联合对田坑窑展开保护性发掘,共采集到50多件制造模具和大量瓷器标志,该批出土文物现收藏于福建省博物馆。应日方邀请,该出土文物于1998年-1999年间赴日本展览。刊出《交趾香盒——福建出土文物与日本传世品》一书,展示了180多张与"素三彩"有关的图片。其中有众多有关素三彩学术研究的论文见诸各大刊物。

陶瓷鉴定家、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希君教授对平和窑瓷器情有独钟,几年间数十次走进平和,参观了县博物馆和窑址现场,走访当地居民,结交瓷友,足迹遍布南胜五寨的大街小巷,采集到上百件素三彩瓷器标本。辛勤的付出、学问的积累与沉淀,大胆对故宫藏品的命名提出质疑,于2008年在《收藏》杂志发表一篇《对一件辽三彩的质疑》的文章,他认为故宫院藏命名为"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辽)"三彩盘的产地应该是平和田坑窑。该观点得到陶瓷界权威专家的认可。从故宫研究所吕成龙所长获悉,该三彩盘已重新命名为平和田坑素三彩,其以真实身份入藏故宫博物院。

故宫院藏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辽)

田坑窑出土明刻花鸟纹莲瓣口盘(标本)

明漳州窑素三彩龙纹开光盘

明漳州窑素三彩花鸟纹花口盘

从名不见经传,到陶瓷界一致认可,"素三彩"的身份有了"平和籍"的结论。从平和土地上销往东南亚、欧洲、日本等地的素三彩瓷器,找到了"归宿",而前文提及的收藏在故宫的那件三彩藏品终于得以正名。

是金子总会发光。平和田坑素三彩不仅因其精美而被人们青睐,更是在中外贸易史写下辉煌的一页。

海丝文化交流的使者

平和县早在明末清初,凭借特殊的历史背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制瓷资源,对东南亚陶瓷器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有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价值。

明朝中后期,漳州月港成为福建最大民间海外贸易港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平和县位于九龙江上游,平和窑瓷器依托漳州月港经海运销往欧洲及东南亚国家,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占有重要位置。以生产素三彩瓷器为主的南胜田坑窑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首批申遗遗产点之一,是海上丝绸繁荣发展的实物见证,为海丝文化提供重要考古依据和历史线索。

平和田坑窑发掘前,明代烧造素三彩的窑口只有景德镇(晋江磁灶窑有烧造过素三彩类瓷器),其他地方没有素三彩窑址发现的报道。素三彩的"素"就避开了色彩中的"红","红"在中国传统中象征"吉祥、喜庆"。故景德镇烧制的素三彩器物主要同陪葬、祭祀有关,而在日本"红"色被视"血与火"的象征,代表凶险与牺牲。而"素"则迎合了茶道追求的恬淡、闲寂。平和田坑窑烧造的素三彩香盒正是顺势而生。其用途不局限于冥器、祭祀品,还有日用器、摆设件、文房用具、日本茶道专用的香盒等,器型有盘、碟、碗、盒、瓶、炉、壶、罐、造像、文具等,2017年1月11日,漳州窑瓷器烧制技艺(素三彩烧制技艺)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弘扬平和古陶瓷文化

文物鉴定家、北京客座教授裴光辉在为厦门市博物馆副馆长陈娟英所著《漳州窑素三彩》一书的序中写道:如果说要寻找一种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文明史的物质载体,那么就非陶瓷莫属了——华夏民族犹然。

弘扬古陶瓷文化需要融合传统精髓与现代创新,通过学术研究、教育普及、科技赋能、产业活化和国际传播等多维协同推进,最终让沉睡的瓷器"活"起来,从本土记忆跃升为人类共享的文明符号,让平和窑再续往昔辉煌。

文人轶事

『语言大师』辜鸿铭

⊙李云贵 文 弘艺 供图

辜鸿铭

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辜鸿铭。他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一生经历极其丰富。10岁就赴英国,14岁又赴德国学习科学、文学、哲学等,皆有所成。同时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被誉为"清末怪杰"和"多语言达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因其独特的个性和卓越的语言能力而闻名,被人们称之为"语言大师"。

辜鸿铭的语言天赋极为罕见,他精通包括汉语、闽南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拉丁语、希腊语和马来语在内的十余种语言。这种多语言能力在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备受瞩目。辜鸿铭不仅能流利使用这些语言,还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自如切换,展现了他非凡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

辜鸿铭十岁那年,跟义父母布朗夫妇来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了,并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彻底惹火了,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人一听都傻了眼,他们灰溜溜地跑掉了。

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来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博文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博文早知道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博文听后竟一时无话可说了。

1889年,俄皇太子来湖北旅游,同来的有希腊王子和一些王公大臣,气派很大。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迎接,俄皇太子询问他的随从人员职务和名字,辜鸿铭一一翻译,介绍给俄皇太子。晚上,张之洞在晴川阁设宴,款待俄皇太子一行。宴会上,俄皇太子与希腊王子谈话,为避人耳目,改用俄语说今晚有别的约会,喝酒要有所节制。辜鸿铭原用法语翻译,听他们用俄语谈话,也用俄语对他们说,今天这桌饭做得很好,请放心去吃,决不会影响下顿饭的。两王子听后深感惊讶!张之洞有吸鼻烟的嗜好,希腊王子看了十分好奇,他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老头儿吸的是什么东西?"辜鸿铭不动声色地示意张之洞将鼻烟壶递给王子,让他看看,两位王子感到十分震惊。

辜鸿铭以其卓越的语言才华、深厚的学识和坚定的文化信念,在近代中国文化和文化交流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多语言能力和文化成就,至今仍被人们所敬仰。

作为一位语言大师,辜鸿铭的多语言能力、文化自信、教育理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补遗

海澄知县姚之兰生祠碑

⊙田 丰 文/图

2024年11月底,海沧后井村发现一通古石碑。碑体高302厘米,宽130厘米,碑身完好无缺,碑面右下部字刻斑驳难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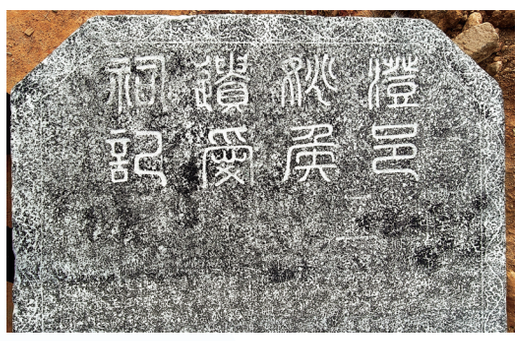
碑篆额"澄邑姚矣遗爱祠记",碑立于明崇祯七年。正文二十一列,满列六十二字;落款分乡宦、举人、监生、生员、童生、吏员、乡耆等。

碑文撰文人张燮,篆额人林宰,书丹是杨联芳。落款首列前几人是王志道、王命璿、黄道周、陈仪、蔡国祯等。

姚之兰,安徽省桐城人,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任海澄知县。短暂的三年中,兴利除弊,扬善除恶,竭诚是营,政绩斐然,受到海澄官民一致的赞誉。姚公离任时,海澄士民建了四座姚公祠,此遗爱祠是其中之一。

姚之兰功德碑还有三通现存龙海区境内,一是《政桥》碑,一是《义冢》碑,一是《生祠》碑(残片)。

此次面世的姚公碑,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所记载的文字是涉及明末九龙江口与海外贸易的第一手文献,弥足珍贵。



澄邑姚矣遗爱祠记碑额

澄邑姚矣遗爱祠记碑

文化丝语

技术可以无界 但创作必须有度

⊙王志高

据2025年4月26日《法治日报》报道,AI"魔改"经典作品的现象愈演愈烈,从"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到"赛文奥特曼版诸葛亮",技术正以荒诞的方式解构传统,而法律却在这场狂欢中显得步履蹒跚。这场看似热闹的"创作自由"盛宴,实则是版权生态的一次野蛮生长——技术可以无界,但创作必须有度。

AI的"创造力"本质上是数据的拼贴游戏。无论是吉卜力风格的《甄嬛传》,还是"钢铁侠版张飞",其核心逻辑都是对已有作品的吞噬与重组。技术公司用海量版权内容"喂养"AI,用户以几元钱的成本批量生产"二创",最终形成一条"吸血式"产业链:原创者未获分毫,平台赚取流量,投机者收割利益。这种"无本万利"的模式,表面是创新,实则是剽窃的工业化升级。当《甄嬛传》被AI动画化并分流原剧观众时,它已不是"致敬",而是赤裸裸的市场替代。

法律空白不应成为侵权的保护伞。当前争议聚焦于"AI学习是否属于合理使用",但问题的本质更尖锐:如果技术能以"学习"之名无偿占有人类智慧成果,那么版权制度将沦为笑话。华东政法大学学者指出,对非开放数据的爬取和实质性替代已构成侵权,但现实中,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的倒挂现象,让原创者陷入"追着AI跑"的窘境。更荒诞的是,当AI将《泰坦尼克号》吉卜力化时,法律竟无法直接问责——因为"风格不受保护"。这种滞后性暴露出一个残酷现实:在技术霸权面前,法律若继续"和稀泥",原创的土壤终将被算法铲平。

技术的中立性不能掩盖责任的偏移。平台常以"工具无罪"自辩,但当AI生成的"魔改"视频占据流量高地时,它们事实上成了侵权内容的放大器。试想,若有人手工临摹《甄嬛传》角色并牟利,法律会毫不犹豫亮剑;为何换成AI批量生产,责任就变得模糊?这种"技术障眼法"背后,是资本对规则的刻意规避。正如报道中律师所言,开发者、服务商、用户的责任链必须被明确切割——就像刀厂不必为杀人负责,但教唆持刀行凶者必定难逃其咎。

守住创作底线,需要一场"反向驯化"。AI的野蛮生长恰似当年的互联网盗版潮,但历史经验表明:纵容"先侵权再洗白"只会扼杀创新。日本动漫行业曾因同人志文化对原创形成反哺,但其前提是严格的版权分级——非商用二创被默许,商用则需授权。反观当前AI乱象,连这种基本规则都未被建立。我们需要的不是扼杀技术,而是通过"版权标记"追踪训练数据来源、建立AI生成内容溯源机制,让技术公司为数据"食谱"付费。只有当每一份原创都能在AI产业链中分得一杯羹,技术创新才能真正与人文价值同行。

AI时代的版权战争,实为文明存续的隐喻。当《三国演义》被改写成奥特曼打怪爽文,当黛玉葬花变成"黛玉抡大锤",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经典,更是对创作的基本敬畏。技术可以解构一切,但人类的精神世界不能沦为算法的游乐场。在"万物皆可AI"的喧嚣中,或许该重温宫崎骏的警告:"机器越先进,人类越需要证明自己还有灵魂。"

趣诗好联

诗韵千年夏至长

⊙马天逸

夏至又称"夏节"或"夏至节",这天白昼最长、黑夜最短,标志盛夏"制热"模式开启。尽管烈日炙烤大地,暑气蒸腾间,文人墨客却对其情有独钟,以生花妙笔留下无数绮丽诗篇,让夏至的时光在字里行间绽放出别样的清凉与风雅。

酷暑难耐的夏天,现代人有避暑"神器"空调、电风扇等,而古人是如何消夏避暑的呢?唐代韦应物《夏日避暑北池》给出了答案:"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诗人避开市井喧嚣,在方塘边寻得一处清凉。池中"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竹的清粉与荷的幽香交织,再佐以"对华觞"的微醺,暑气便在这诗酒交融中消散。对于市井百姓来说,消夏智慧藏在"竹榻摇扇"的日常里。宋代史浩的《永遇乐·夏至》:"角簟碧纱厨,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曦近。"天炎暑热,词人挥动蒲扇消解烦闷的同时,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先在心中生出凉快,才能不怕这夏天的暑热。这种"心静自然凉"的妙处,在白居易的《苦热题恒寂师禅室》中更显通透:"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为人心静身即凉。"世人在热浪中奔走,禅师竟以心为扇,扇出一片清凉天地,道尽东方哲学中"境由心造"的智慧。

古人的消夏良方,也藏在一粥一饭中。宋代范成大的《夏至》诗:"李核垂腰祝饐,粽丝系臂扶羸。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嬉。"夏至食李、系彩丝的习俗,既含养生之意,又富节庆之趣。苏轼的《浣溪沙》则展现了另一番场景:"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作者行至夏日村野,口干舌燥时敲开农舍,讨一碗粗茶,那份来自民间的质朴清凉,比文人雅士的荷塘雅集更具烟火温情。

夏至的阳光炽热,依然照不暖所有人的心。诗人词客卸去雅趣,笔下便流淌出别样的愁绪。明代刘基的《夏日杂兴》:"夏至阴生景渐催,百年已半亦堪哀。葺鳞不入龙螭梦,铩羽何劳燕雀猜。雨砌蝉花粘碧草,风檐萤火出苍苔。细观景物宜消遣,寥落兼无浊酒杯。"诗人借夏至抒发了自己杂乱的心境和难抑的悲悯,读后使人如置身夏至节气的阴雨天。而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夏日游水阁》以女性视角书写夏日孤独:"淡红衫子透肌肤,夏日初长水阁虚。独自凭栏无个事,水风凉处读文书。"看似悠闲的"水风凉处",却藏着"无个事"的寂寥。男子在市井间挥汗论道,女子只能在水阁中与书为伴,这夏日的清凉里,凝结着封建时代女性的幽微心事。

夏至已至,不妨暂忘喧嚣,捧一卷诗香,于平仄韵律间寻一方精神的清凉境。让千年诗韵化作潺潺清泉,浸润现代生活的浮躁与匆忙。